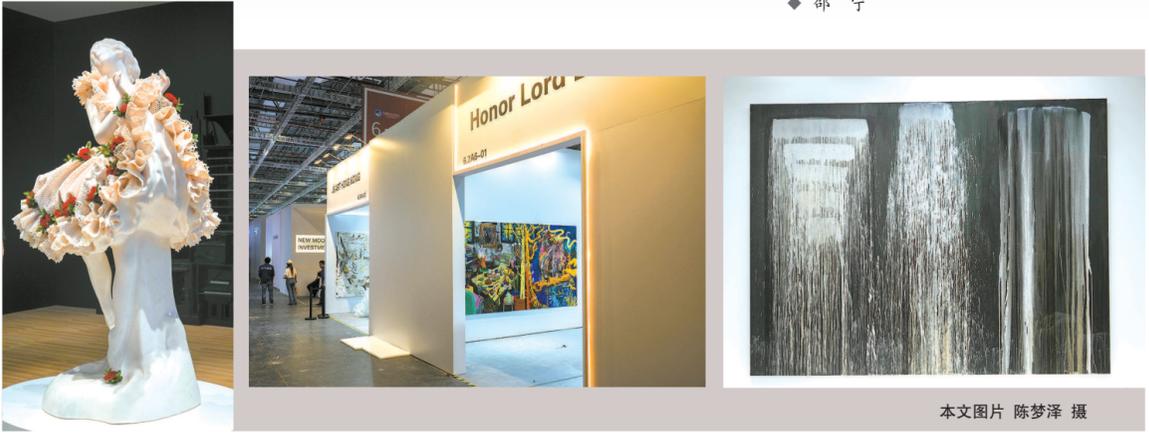




# 莫奈、马蒂斯、张大千等“老友”再度到访

## 看进博会上最文艺展厅的溢出效应

◆ 邵宁



本文图片 陈梦泽 摄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如期而至,“四叶草”里“最具艺术气息的展厅”也再度吸引众多参观者和参展商的目光。在超过3000平方米的展厅里,莫奈、马蒂斯、张大千、奈良美智等“老友”再度到访,更多的“新朋”也前来聚会:美国当代著名波普艺术家杰夫·昆斯的大型少女雕塑、法国当代画家贝尔纳·布菲的“锋芒毕露”的大丽花、日本艺术家六角彩子孩童般天真烂漫的画作……让人仿佛徜徉在某个世界顶级美术馆中。

这是进博会自2021年首次设立文物艺术品板块以来,第三次设立这一板块,今年有近20家企业参展,新增9家艺术展商,世界三大拍卖行佳士得、苏富比、富艺斯则第三次同台亮相,预计参展文物艺术品达135件。展厅面积、参展商、都再创新高,显示出文物艺术品在进口交易中的

比重正不断提高,进博会的“溢出效应”,也正不断显现。

首个“溢出效应”,就是构筑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好环境。纵观世界,艺术品交易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的产业,也是多个国际大都市的支柱产业。国际艺术品市场发展有个规律,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就会出现对于文化艺术的需求。中国艺术品市场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最近20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积累,艺术品市场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国艺术品市场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部分。上海,进博会的举办地,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让文物艺术品牵手进博会,无疑为上海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动力。

得益于上海以自贸区为代表的,高效、便利的艺术品入境服务通道,许多国际艺术品机构纷纷主动前来

对接参与进博会。此次杰夫·昆斯的大型雕塑作品就是由首次参展进博会的佩斯画廊带来的。该画廊将这件作品从美国纽约运到中国上海,就是希望通过进博会的舞台,让国际艺术家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看到。

得益于进博会文物艺术品“5件免税”政策的落地,在去年的第五届进博会上,有37件文物艺术品达成购买意向,其中包括黄宾虹的《苍溪渔隐》、傅抱石的《赤壁泛舟》、夏加尔的《巴黎的天空》、蒙克的《藤椅上的模特》、草间弥生的《南瓜》等,总成交额达4.9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上海市文旅局(市文物局)还在持续推进社会文物管理综合改革试点。

助力上海打造世界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是进博会的又一溢出效应。借着进博会的东风,第五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周将于11月9日开

幕,届时将有250余家中外艺术机构齐聚上海,开展100余场展览交易,货值预估超过100亿元。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艺术机构是通过参展进博会,加深了对上海艺术品市场的了解。目前,全球三大拍行均落户上海自贸区,英国HENI等国际艺术机构,也正是在进博会实现展览、销售和文化的交流,增强了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信心。

数据显示,2022年,上海文物艺术品市场交易规模达128.53亿元,比2019年的89亿元增长44%;文物艺术品进出口总额102.76亿元,比2019年的63.93亿元增长61%。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已成功跨越百亿级。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周已成为继纽约、伦敦、巴黎等全球艺术品交易排期的重要节点。

上海,如一块磁石般吸引着全球艺术展商和艺术机构。上海已经成

为国际艺术品交易的重要一站,必将为国内以及国际艺术市场的蓬勃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进博会艺术板块的另一“溢出效应”,同样不可忽视,那就是满足公众的审美需求,实现社会大美育,推进中外文化交流。

进博会不仅是火爆的艺术品交易平台,同时也是足不出沪、近距离欣赏世界艺术精品的好去处。且看,莫奈的《冰块,班纳库尔周边》创作于1893年初,阳光照射下的塞纳河正在解冻,白色的小块浮冰漂在玻璃蓝色的水面上,光在大地上、植物和天空之间折射、变幻、起舞,又如野兽派代表人物马蒂斯作于1919年的《撑绿伞女子像》,绿色雨伞和女子的灰色衣褶、紫色长袜形成鲜明对比,拙朴的笔触却难掩地中海的温暖与浪漫;甚至还有难得一见的越南艺术家作品——黎谱的《白色瓷瓶里的红花》,那明媚色彩下的恣肆生命力,也十分动人。如此丰富多元的美学对话,真可谓是东西交融、文明互鉴。

令人欣喜的是,2022年开始,浦东碧云美术馆连续两年举办进博会文物艺术品公益展,在第二届公益展上集结了第四、第五届进博会展品,包括了常玉、张大千、齐白石等在内的12位知名艺术家的28件艺术品,吸引了大量市民观展。可以预见,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品通过进博会这间“最具艺术气息的展厅”,来到上海,进入中国,在全国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与观众见面。

进博会,是一座跨越不同文化的桥梁,是一条连接人类文明的纽带。进博会对于上海,对于中国,意义深远。

# 相思始觉海非深

## ——观话剧《平如美棠》有感

◆ 李依婕

一场话剧,两位主角,三个时期,六十余载,“相思始觉海非深”。短短两个小时,这部参加第二届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话剧,展现了饶平如和毛美棠从年少相知,中年相守,晚年相伴,一直到阴阳相隔。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健康还是疾病,平如美棠、携手共度。

这场话剧改编自饶平如先生的同名回忆录《平如美棠》。美棠出身富裕家庭,而平如是年轻的飞行员,两人一见钟情,并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时局动荡,平如坚持留在内地,不愿撤离去台湾,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经历了千难万险的旅程,辗转贵州投靠亲戚,再到徐州落脚。柴米油盐,千金美棠开始学习烧菜,结果做肉丸子时却忘记去皮。面对咬不动的肉丸子,两人却是苦中作乐笑成一团。在这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填满了诸多甜蜜回忆,就连买个梨子这样的小事,平如也记忆尤深。

最终,两人在上海安了家,买了普通的小房子,平如兼职会计,努力养家

糊口,而美棠则在家照顾四个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团圆美满。然而好景不长,平如被安排到安徽进行劳动改造,夫妻分隔两地长达22年。美棠毅然接手了养家的重担,陆续续典当了己有的嫁妆,甚至去自然博物馆门口做临时工扛水泥来维持生计。

22年后,平如终于安全回家,可惜幸福安稳的日子还没过多久,美棠因早年积劳成疾得了重病。平如从此日夜无休,全心全意地照料美棠,一边心疼一边帮美棠做透析,只望战胜病魔、相守相伴。

这部剧温情动人,但并不煽情至极,而是观剧者展现了平如记忆中平凡而珍贵的生活片段。回忆录中蕴含的传统气质,例如朴实、唯美、坚韧、守望等,在舞台上迸发出巨大的感染力。导演廖俊暹和他的团队巧妙地用这种传统气质融入到现代舞台表演中,呈现出了既先锋又朴实的戏剧风格。剧中的舞台布景和服装道具构成了复古浪漫的氛围,再加上婉转温柔的音乐,为观众呈现了一幅绵绵此情的叙事画卷。

剧中演员王柏森和蔡灿得,都需要一人分饰两个角色,分别是平如和美棠的层次,通过镜头展示了平如和美棠的双重视角,不仅限于单一声道的回忆。导演在光影、色调、镜头语言上都很有用心,用不同的手持机位的镜头来表达剧情和情感,呈现出电影式的分镜头感。这部剧将银幕与布景相结合,在超过30个场景的转换中,试图带给观众全景式的沉浸观剧体验。

其实非典型实时摄影手法在当下也已比较常见。两位摄影师分别同时拍摄平如和美棠,在舞台上方的投影框中为观众实时呈现。面对多机位的拍摄,两位演员的表演和配合都很默契。演员与镜头的对视,让观众以第一视角代入其中。

总的来说,这部话剧融合了耐读的



剧本、自然的演员、浪漫的灯光布景以及实时的拍摄互动。这些元素相互交织,以互动的视觉表达方式,展现了平如和美棠在时代动荡中相知相守六十年的故事。在当下追求速食感情的年代,提出了对永恒爱情的思考和探讨。

全剧重点在于平如的痴情守护,美棠的善解人意,两个人的珍惜相守。一切都是温柔的、阳光的、乐观的。但是,当积极的正能量过于满溢的时候,反倒显得与我们真正的生活产生了距离感。艺术不只是要展现唯

# 独立大女主搭情种霸总裁,能不能来点新鲜的?

◆ 指间沙



扫一扫关注“新民艺评”

都说黄晓明“去油”卓有成效,颜值在电视剧《好事成双》里进一步回春,甚至被观众感慨“忧郁和惆怅的少年感”令整个人镀上金光。这两年黄晓明演都市剧,不仅找对了发型,而且找到了一条更讨巧的戏路:不演装酷发狠的霸总,改演暗恋白月光的情种!暗恋,并且必须是十年朝上的纯洁初恋,屏前追剧的女观众,任谁看了都心动过速啊!

然而,也有冷静的粉丝在微博上劝谏黄晓明:“求求你以后别再接这种毫无意义的工具人角色了……男演员演这种剧毫无意义。”话听着刺耳,但也颇有洞见。黄晓明这回在《好事成双》演的暖男,让人恍惚回想起他演《玫瑰之战》:怎么都那么巧呢?都是女主婚姻一出问题,他这个暗恋多年的钻石王老五就冒出来,在助力每一个离婚的女主角逆境翻盘的道路上,出钱出力出爱,功不可没。

《好事成双》是近期最火的都市剧,收视率高,平台数据甚至赶超当年爆款《三十而已》。张小斐在电影《李焕英》大火后首演女主角,妥妥地又爆了。

看看这剧情,就能理解为何火得这般迅猛了,卖点是和原配和小三联手对抗渣男:“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从卫明手中拿回本来属于我的财产。”“即便是我出局,你也不入了局。”契合时下“女人不为难女人”的诉求,虽然本质上还是宫斗剧常规配置。

再看演员阵容,除了暖男天花板黄晓明,还有《三十而已》演许幻山成名的李泽锋,宣传语形容:“渣男天花板,人间疯狗精”“一口气毁掉两个家

庭、三个女人”。演许幻山爆红之际,李泽锋曾在颁奖礼上喊话:“各位优秀的导演和制作人,我不再想演出轨、离婚、进监狱的角色,感谢,感谢,感谢了。”然而三年后演《好事成双》,李泽锋就坦然了:“我不希望卫明是一个坏的终点,如果接下来有各位导演和制片人有更坏的,也可以继续找我演。”

黄晓明也好,李泽锋也好,都是这出戏的好看花瓶。暖男和渣男,是工具人世界的一体两面,同心协力、各展所长,为众星拱月地托起光鲜灿烂的“独立大女主”而尽心尽力。

“新女性走出婚姻”是一个被演绎了百年的经典题材,哪个年代的女性都没在扬眉吐气,格外受优待。从《我的前半生》里马伊琍演的罗子君、《三十而已》里童瑶演的顾佳、《玫瑰之战》里袁泉演的顾念,再到这回《好事成双》里张小斐演的林双,都是美人退隐家庭多年,惨遭丈夫出轨背叛。女主们的反击之路,一个比一个高潮猛进。

相比此前的剧,《好事成双》更是一次高效升级:耳光打得更早,幸福来得更彻底。能干的女主情绪越来越稳定,取得的成就越来越高。影视番位决定业务能力:无论多么精细复杂的专业系统,多么日新月异的高科技,都不在职场新人手下。

《好事成双》的原著是“豆瓣阅读”原创小说《双喜》,小说内容简介刀直入:“原配和小三联手斗男人的故事。钱要,房要,车要,面子要,就是人不要。”“双”是原配林双,“喜”是小三江喜,小说名字昭然若揭。改编成电视剧,剧名直接把



“喜”给抹了,只留女主一个“双”字:所有胜利都只属于原配一人。就算是所谓的原配和小三同盟,也没有走到底。本来说好的,要争回和前夫的2000多万元共同财产。结果女主就心慈手软了,清高地只要了他150万元!啊哟喂,不是说好这笔钱也有小三的分吗?这不是把别人的利益也给让掉了嘛!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部剧给女主提供底气和安全感,哪是什么985学历,而是随处都在的金手指,是无怨无悔做备胎的霸总兜底——再如何去油成功,那还一枚金光闪闪的霸总呀。渣男在升级搞怪,暖男也在升级打怪,女主一走投无路就顺水推舟住进了大家宅,这情节也是够庸俗的。

作为一部快意恩仇的超现实剧,《好事成双》是离婚女性的武侠片。《花儿与少年》里,秦海璐躺床上听霸总小说,说“有的时候会有点羞耻的片段”。大女主离婚爽剧,便是满足类似“羞耻片段”心理需求的特供意淫产品。

爽是真爽,但现实中真正被伤害、被算计、被痛苦生活侵袭的女人,是等不到奇迹从天而降的。

# 往事可追 故人可忆

## ——读陈平原《花开叶落中文系》

◆ 袁恒雷



深秋时节,叶落纷纷,春花绽放仿佛就在昨天。往事如昨,就如这花开叶落一般岁时更替。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陈平原,对这一年的花开叶落唏嘘不已,只是他感叹的不仅是表面的花开叶落,而且是他接触到的以北大中文人为主的学界中人的才情与性格。陈平原笔耕不辍,将接触到的一众人与事纷纷纳入笔端,构成一卷追怀故友与描述旧事的散文集,是为《花开叶落中文系》。

陈平原最初来到北大是攻读博士学位的,因其学业有成,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在北大中文系读书与任教的环境,触目所及,皆是中文人的芬芳馥郁。笔墨留存之处,许多他第一视角参与的大小文人雅集,诸多名家的音容笑貌得以再现我们眼前。比如陈平原读博士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博士培养尚未有专门的课程,导师王瑶先生便以聊天式教学方法培养弟子,并且不光自己和学生聊天,还推荐了一众名师让陈平原等学生去讨教。通读本书即可知道,陈平原所拜访的这些资深名家,如吴组缃、林庚等,多是他们的晚年了。但陈平原对他们记述的文章无论长短,都显得情感充沛,力透纸背,他是将给予他最动人的人生时刻保留下来,从而让一众读者得以看到这些名家鲜为人知的晚年故事。如同作者剖白的:“我没有能力辨析其学术上的功过得失。我关心的是作为个体的人,一个我曾有幸目睹、接触乃至交往的北大教授,如何走向历史。”这自然是陈平原与那些名家的幸事,更是广大读者的幸事。

陈平原对待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够作出见微知著的精彩点评,哪怕仅仅几句话,就能够把该名家的作品予以精准概括,是广大读者窥斑知豹走近这些名家名作的文学导师。如《童心与诗心》一篇,是评述林庚先生《西游记漫话》的。看陈平原评价的第一印象:“没有版本考据,没有文献征引,没有研究综述,作者直

集市上画影图形的通缉令,写实的绘画同样伟大地塑造了人类信息文明的重要板块。

我有点想不明白的是,大多数人能欣赏抽象的音乐,却欣赏不了抽象的绘画。为什么?

也许这正是我经常在讲述艺术时会提到的习惯性思维的困扰。我们已在漫长的历史中习惯于从绘画中获取具象信息,而不习惯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思路,去欣赏诞生历史较短的抽象表达。

很多人不懂外语,但并不影响他们爱听外国歌曲;大多戏迷听戏也不是听唱的内容,而是听那味儿。抽象绘画何不可以这样去欣赏和理解?笔触的节奏,点线面造型组合的旋律,色彩的碰撞……他们都能反映和影响人们难以言述的情感世界。

不仅艺术创作需要突破惯性思维,欣赏和理解艺术,也需要不断突破自己的思维局限,拓展自己的视觉感知的维度。有人常常嘲笑那些抽象名作如同自家孙子的涂鸦。其实啊,要分辨得出你家孙子涂鸦与名作的区别,那还真是门学问呢。可能会有人反将我一军:那你教我!我未必教得了,就像陈景润无法教我理解一加一等于二。区别是我不会嘲笑陈景润。

学习艺术首先放下我执。

林距离

# 殊途二者

◆ 林明杰

前些天,宋思衡在《鱼有梦》展上做了场音乐会。听着他的琴声时,我莫名感到一个问题:音乐和绘画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好像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在那长达千多年的历史里,中西方绘画主要都是在模拟现实景物,从自然界的花草山水飞禽走兽到人间百态。即使场景是虚拟的,造型是变异的,但人是人,花是花,依然可以清楚辨识。

然而音乐却没有选择模拟现实中的声音,而创造出了世间原本没有的声音。或许原始世界的声音本来就没有多少是人耳的。在蛮荒时代,野兽的吼声,风雨交加的声音,海浪拍岸的声音,乃至夜间虫鸣鸟叫的声音,大多都是令人恐慌不安,不值得去模拟。所谓的天籁,在蛮荒中求生的人听起来,也是森然的、孤独的、无助的。只有当人类文明发达后,免遭大自然的风吹雨打后,躺在家里又软又暖的床榻上,才会优哉游哉地赋予天籁之音以美好的寓意。那就像是躲在被窝里看恐怖片。

音乐选的那条路是抽象的,旋律和节奏都不是世间原本有的声音,而是用心去想象和创造的。这近似于后来的抽象绘画,不描绘现实中有的人物。试想如果音乐也像写实主义绘画一样模拟现实,一部交响乐听下来,满脑瓜子都是锅碗瓢盆、风凄雨切、电闪雷鸣、娃哭娘嚎,更兼厮杀砍伐,枪声炮声冲击波声,更兼鸳鸯燕子燕有病无病呻吟……怎生消受?

音乐的奇妙和伟大,正在于它创造了人间原本没有的声音,但这声音却又那么神奇地引领着我们愉悦、悲哀、亢奋、松弛、沉沦、升华……无形的它,已成为人类重要的精神调节器。

我这么赞美音乐之抽象,丝毫没有贬低绘画写实之功。在人类还没拥有影像技术的漫长年代,绘画为我们栩栩如生地传达着图像信息,那是文字无法替代的。你能用文字向一个从未见过苹果的人描绘苹果,并使之脑子里出现的图像与真实的苹果一致吗?绘画能。从教堂宙宇的宗教绘画,到文人案头的山水长卷,乃至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